

國時
五
四

和平的陰謀

英·拉爾·德·吉·德·吉



上海人民出版



2 029 3612 7

反和平的陰謀

海 著克派·甫爾拉·英



時代出版社

• 1950 •

Ральф Паркер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мира

Перевод Хай Куан

Шанхай

Изма

1950



(1950, 1. 5000)

反和平的陰謀

英·拉爾斯·派克
著
英·拉爾斯·派克
譯
英·拉爾斯·派克
發行者
英·拉爾斯·派克
總經售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西文(五二〇〇〇一)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北京分社：北京東安門外十八號
電話：二六〇六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二一三號
電話：二一三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南京分店：南京中山路三六八號
電話：二一三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一

目錄

前言.....三

第一章 最初的日子.....二

第二章 慕尼黑出賣.....一九

第三章 在被佔領的布拉格.....三

第四章 巴爾幹的祕密外交.....四

第五章 蘇聯之行.....五

第六章 當俄羅斯在作戰時.....六

第七章 人民奠定的路碑.....三



第八章	韓國往何處去？	三
第九章	在大使館的窗後	四
第十章	擁護和平——反對戰爭	五

前言

在勝利日那天，晴朗無雲的天空籠罩着莫斯科城。成羣結隊的人民被吸引到城市的中心，擠滿了整個紅場，在絢爛的陽光中和克里姆林宮高塔的遙長的陰影下走來走去。他們湧進瑪尼格廣場，湧進亞歷山大洛夫斯基花園。在花園裏，落日的餘暉在嫩綠的樹色中搖曳着。他們又遠遠地擴散到高爾基大街去，湧進蘇聯首都的各廣場和各街道去。

在五一節那天，我站在紅場上，在慶祝勝利的禮砲轟鳴過後，我覺得自己彷彿站在浩渺幽深的海邊，一場暴風雨以後，海水已經靜寂，平息了。幾百萬人都曾經等待着這一個時辰。崎嶇不平的雷巴契沿岸的沉默的守望者們，戰鬥以後在藍鐘花、苜蓿、野石竹——在俄羅斯草原的這些撲素的花叢中休息的戰士們，被沉重的工作和孤寂磨折得形容憔悴的婦女們，帶着用繩繫結的辮子的、渴望脫下粗

縫制服而換上春天輕裝的女孩子們，眷戀着故鄉田野香味的農民們——這幾百萬人民久已夢想的和平勞動，已經在勝利的時辰來到了。

「我們勝利了」——這一句話在遼闊的蘇維埃國土上引起了回聲來。這一句話並不是勝利時徒然的自負，因為說這一句話的人們曾經走上戰場，相信他們是為正義而戰的。多少慘痛的日子，多少被攻陷的高地，多少山谷和道路被人們冒險掃除了地雷，多少護送艦在彈雨下駛來駛去，在戰爭最初一小時和最後一小時的中間，多少俄國的國土、波蘭的國土、巴爾幹的國土、德國的國土曾經被人走過啊！勝利是重大的犧牲換來的，是蘇聯人民的鮮血和苦難換來的。在勝利日那天，我站立紅場上面，心裏想着：人類對蘇聯應該有無涯的感激，因為它已經把全世界從希特勒主義中挽救了過來。

現在，得到勝利和平以後，人們又開始想到將來了。

我加入了集合在莫斯科大學前面的羅門諾索夫紀念碑週圍的一羣學生裏面。在那一天一切慶祝勝利的人們中間，恐怕要以他們感受最深吧，他們會感覺到勝利已經重新給他們帶來了光明的遠景，使他們又能夠致力於和平的勞動和創造性的研究了。

他們緊緊地擠在他們先生的週圍，很愉快的但是又很嚴肅的向他們的先生問到關於將來的事情。當這些年青人們想到將來時，他們的心情充滿了一種激動的快樂，因為，戰爭的巨魔到了昨天纔

圖說：

我在莫爾瓦雅大街上從一羣莫斯科人中擠過去，到達了美國大使館的大廈。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公使肯南（George F. Kennan）的修長的身軀站在一扇深閉的窗戶下面。他站在一個數下面的人看不見的地方，悄悄地望着擁擠的人羣。此刻嘈雜的聲音漸漸稀少了，變成爲顯著的人聲。

我注意到當肯南注視着動人的場面時，他的面容上帶着一種很古怪的急躁而激動的神色。他向羣衆投下最後一眼，然後從窗口轉過身去，冷冷地說：

「他們還在開心哩……他們認爲戰爭已經過去，可是現在不過剛剛開始吧了。」

在我離開大使館以前，我注意到牆上懸掛的羅斯福肖像——他的果斷的頭腦和煥發的笑容先前曾經支配過這間屋子——現在被杜魯門的肖像代替了。

在那一天我不大注意肯南的話，可是在四年以後的今天，他的話語已經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裏，如同我在勝利日那天所見聞的一切事物——從郊外湧到莫斯科去的人民，曾經提出莊嚴的諾言「戰後再見」的那些人們的重新聚首，以及蘇聯人民願與戰時盟友和臨合作的誠懇而友好的誓言。

從那一個神聖的日子以來，世界上發生的事件已經告訴我，美國外交家在勝利日自言自語的一句話，就是反對友好合作的政策。外交家們慣於用他們所說的話去掩飾他們心裏真正想着的事情。但是

這一次肯南却斷然說出來了。

幾個月以後，當我回到英國時，我纔開始發覺他所指的那種見解並不是他獨有的。英國人民拿對蘇聯人民的誠懇友誼作爲指針，曾經投過一個政黨的票，這一個政黨的競選政綱保證和蘇聯合作，在一九四五年秋季，英國人民還沒有理解貝文的政策不過是承襲邱吉爾所舊有的可恥的反蘇政策，在蘇聯的邊境用敵對國家的包圍圈去「抑制共產主義」。這一個政策就是邱吉爾的企圖的原動力，要把第二戰場遲滯下去，使它轉向巴爾幹半島，寧願延長戰爭而不願蘇聯勢力的擴張。這一個政策，不是來自蘇聯對日作戰以前所採取的，在廣島丟下第一顆原子彈的決定嗎？這一個政策，不是來自英國布拉凱特教授所建議的決定「與其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的軍事行動，無寧說是對蘇外交冷戰的最初行動」嗎？

在一九四五年，英國人民依舊相信新選出的工黨政府會停止這一個可恥的政策。但是倫敦的官方却不抱着這種想法。外交部和那些只反映政府意見的報紙，最關心的事情，便是破壞蘇聯在英國工人階級中間所享有的重望。它們用謊方法去譏謗蘇聯和蘇軍，即使這些方法都是靠不住的。它們誇大每一件極細微的事情，再由英國廣播公司鋪張揚厲地廣播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各種「俄國問題」的專家們、譏謗蘇聯的專家們，都被他們外交界的主子們從冷藏室裏取出來了。

然而在那些日子裏，工黨議員們依然認爲應該利用英國人民對俄國的同情，在他們黨的競選諾言上施行口惠。那時，工黨還不能無理由地開除了依照工黨競選前的諾言說話和行事的黨員們。那時，工黨黨員參加擁護和平大會比支持「歐洲聯邦」運動要危險十倍的時代還沒有來到。這種「歐洲聯邦」運動是邱吉爾爲了便於美國統治歐洲而創造的。這個時代的開始，是當邱吉爾在富爾敦（美國密蘇里州）抄襲了戈貝爾的可恥的「鐵幕」這一個名詞，在杜魯門總統的面前號召建立英美反蘇集團的時候，而在英國，官方對於邱吉爾的狂言並沒有提出反對的意見來。

英國人服從美國的利益，從來沒有像在德國問題上表現得這樣的明顯。現在，英美統治階層把復興德國軍事潛力準備將來對蘇戰爭一事作爲他們在歐洲的主要目標了。

英國政府沒有採取一個有利於祖國獨立的外交政策，結果對於英國人民是不幸的，對於世界和平是危險的。英國的「馬歇爾化」已經到達一點，就是說，著名的美國人士不再掩藏他們的企圖：把英國的經濟生活引導到使英倫三島和大英帝國的條件有利於美國投資的一點。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化」必須符合美國資本家的利益。當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貝文到華盛頓簽訂北大西洋公約的時候，英國在「剛剛開始的戰爭」中對美國的態度，其立場是盡人皆知了。正如進步的美國作家史密斯所說，英美兩國政府爲要這樣做的緣故，它們在和戰時主要的敵人締結和約以前，就簽訂了一個對它們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偉大的盟國作戰的條約。

這一個公約的意義是什麼呢？在杜魯門總統參加簽字典禮幾分鐘以前，美國軍樂隊演奏了一首吉爾西文的歌，名字叫做「這不是沒有用意」，北大西洋公約的意義，真是概括在這一個歌名裏面了嗎？

愛好和平的人民對這個公約是不能够安然無憂的。

北大西洋公約舉世界走向戰爭，而不要它走向和平。美國、英國、和其它簽字國家的政府，它們所簽訂的公約在本質上構成了一個苦心想出的對和平的威脅，它們對聯合國的打擊，決不是它們對和平的口惠所能掩飾的。

北大西洋公約主要是針對着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但這也是針對着那些簽字國家國內的民主自由，針對着我自己國家的人民。

這一個公約，這一個反蘇的軍事同盟，和英蘇合作互助條約發生直接的衝突，根據英蘇條約，英國保證不締結「針對締約國的任何聯盟，不參加針對締約國的任何集團」。任何詭辯的話都不能掩飾一件事實，即：法國封騰布羅地方的軍事參謀委員會，正在計劃着對蘇聯的戰爭。

最近幾年來的這些主要的事件，曾經使我想起美國外交家肯南在蘇聯人民慶祝勝利的那一天所說

的話。「戰爭剛纔開始……」那一種「冷戰」——甚至鬥爭的術語也蓋上美國的精巧的圖記——已經需要犧牲者了。我不是指的歐詹姆斯·福萊斯特這種人，他爲了企圖恐嚇全世界，結果很順利地把自己驅使到極度恐懼的瘋狂狀態中。然而西方的工人階級，却不得不担負他們政府的軍事計劃的代價，特別在我自己的國家英國，在那裏，拖延已久的生活救濟，即使不是無限期的擱置下去，也是長期拖延着。倘若英倫三島變成了將來戰爭中的馬爾他島，那麼英國的工人階級、工業區域的擁擠的居民們，就要承受最沉重的痛苦的負擔了。美國原子彈戰爭的戰略家們正在計劃着把英倫三島變成未來戰爭中的馬爾他島。

北大西洋公約和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略意圖的其它表現，是用一種故意創造的神話——蘇聯侵略危險的神話推動起來的。我在蘇聯曾經度過了八年左右，我認爲我對自己的國家有義務憑藉我自己的觀察去反對戰爭販子們有害的發明。

英國人民也應該知道關於買賣他們利益與破壞和平的那些人們的真相。

我經過了長期艱苦的經驗，纔知道全部真相。我是在一個中產階級的環境中長成的，因此我不知道冷酷的現實生活。爲要瞭解真相，我纔不得不經過經驗的學校。

十五年以來，我在歐洲做英國報紙的記者。在這一時期，英國外交政策的發展曾經不斷地出現在

我的眼前，我看見它一年比一年走向反動。我相信，創造和執行這一個政策，是違反了我國多數同胞的利益，而把他們從慕尼黑黑的投降引導到北大西洋公約的路上。

在下面，我將把我在歐洲做新聞記者的生活寫出來，因為這可以幫助讀者從那些人們的反民主的政策上看到他們本來的面目。那些人們正在破壞和平，把人類引到一次新世界大戰的新災難裏面。

第一章 最初的日子

沿海的蘭開夏城是我的誕生地，在表面上，那裏是一個充滿田園之樂的地方，因為它是英格蘭北部最溫暖和最有益於健康的一個城鎮，所以遠近馳名。然而能夠享受這一種氣候的利益的，只是從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來的富裕的商人們、廠家們和地主們。

這些人們守住一個念頭：如果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倉庫或者辦公室，別人就要犧牲他們去賺錢。

對於我的故鄉，我的最初的一個回憶，便是清晨的時候，那時商人們都出去工作去了。在早晨七八點鐘中間，街道上擁擠着年青的人們，他們的雙腳都還站在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梯上，那些書記們和會計員們，都匆忙地跑到火車站去，在火車中坐在他們坐慣的位置上，這樣日日夜夜，一年到頭，直到社會發展使他們得到坐在最後一列火車去旅行的權利。過了半小時以後，他們的上司們纔慢慢地

來到。從他們的嚴肅而焦躁的面容上，以及從他們總是單獨走來走去的這一件事實上，可以辨別出這就是中產階級的體面的支撐者。好像他們一出門就一心一意地放在爭吵着賺錢的事情上面了。公司的經理們走得更要遲些，他們通常是坐他們自己的汽車駛到火車站的。他們站在階梯的最上層，在我們城市內，希望效法他們的一切人們都在瞻美着他們。

在人們看到整潔房屋的最後情形以前，這一座外表上很「漂亮」的城市有很多使人豔羨的地方。英國中產階級知道怎樣好好地去掩飾家庭的祕密，所以過了一些時候，我纔開始懷疑在我們的小世界裏的實際情形並不像外表那樣。靜寂的、鋪着瀝青的光滑的馬路，馬路兩邊都是花園，花園的正門上掛着耀眼的銅牌，上面鐫着「乞丐和小販不准進內」幾個字，還有那門禁森嚴的莊嚴的正屋——這些不都是籠罩着莊嚴和正直的一個安定的社會的外貌嗎？不都是對貧窮人的「鄙俗和不可靠」的一種呵斥嗎？當然，我是可寧接受這一種說明的；當我在學校裏得到許多獎品的時候，一位牧師向我保證說：我已經走上成功的階梯了。所謂成功，就是說，必須在私人花園中有一座獨立的洋房，最好是朝南的，必須在火車上有頭等車的座位，當假期旅行者每年撞入時必須也設法離開我們的城市。

在那草地剪得整齊的，外表上非常漂亮的世界裏，我沒有一個朋友。當我交上一個朋友時，這便是機會造成的，我的朋友就是剛開庭的漁人。

碼頭從沙灘上伸到海邊，足足有一哩路長。甚至在建造這一座碼頭的時候，海水就已經往後面退去，留下碼頭的鐵柱子點綴着海草和發光的貝殼。只有一片帶沙的小水爬在岸上，恰好够把被從遇難船隻上拋棄下來的貨物帶走。有一天，我爬上一根生鏽的橋柱，一隻腳很穩當地被絆住了，於是我大聲呼救起來。

這時一個孩子跑到我的面前，幫助我從橋柱上爬下。然後我們一道兒走回家去。我猜想這個孩子不過十五歲左右。當他把手上的濕泥擦去時，我纔注意到他的一雙手是那樣的粗糙，像是工人的手一樣。他穿了一件長褲，褲腳管是捲起了的，一件敞開的襯衫，背後却撕裂了一大片。他赤着腳，一張臉又醜陋又有雀斑，還是一個扁鼻子。

「你上學嗎？」我問他。

「現在不上學了，」他回答道。我從他的粗厲的語調上看出他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孩子。

「你住在哪兒？」我又問。

他說他住在西部賓尼伐西亞的一個工業城市。

「你的爸爸做什麼事？」這是我們學校裏詢問新學生的一個最初的問題，而答案却和他後來受到的待遇有莫大的關係。

「他做工，」我的夥伴突然回答我一句。

我覺得不大舒適，因為這不是尋常的答覆。

「你叫什麼名字？」他突然問我。我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他又向我說：「我的名字叫做佛蘭克。你收集鳥蛋嗎？」

我們已經走到我所熟悉的一塊乾燥的沙灘。這裏是一位沙灘畫家在沙上作畫的地方。最初，當我倚傍着我的叔父身旁在碼頭上散步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那位沙灘畫家了。他是一個跛子，臉色異常蒼白，他往往選擇幾平方碼的一段平坦而固定的沙地，帶着各種木頭用具，在沙上胡亂畫出一個花邊式的素描，代表一座絕大的工廠，背景是煤坑、煙囪，和一排一排的工人住宅。素描是素樸的，這顯示出那位畫家的勤奮，但沒有任何藝術天才。然而這一幅素描的主題是使在碼頭旁邊散步的工廠監督們開心的，因此往往有幾個工廠監督們在這裏停下來，丟幾枚銅錢在那一塊方地上，跛子在上面寫着：「我是一個遭難的工人，請施捨一文錢吧。」每天，海水沖走了這一幅短命的圖畫，每天他又重新畫上去。

此刻佛蘭克和我已經走到那個跛子的旁邊。我的夥伴突然和他說起話來，這使我感到相當的憂窘。從他們兩人的談話中，我纔知道那位藝術家是普拉茨機器廠的一個鑄造工人，在運用機器時受傷